



宗教与世界丛书
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



地狱的思想

[日] 梅原 猛 著
刘瑞芝 卞立强 译

地狱的思想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地狱的思想

[日] 梅原 猛 著
刘瑞芝 卞立强 译

DIYU
DE
SIXIANG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狱的思想/(日)梅原猛著;刘瑞芝,卞立强译. 成都:
四川人民出版社,2005.7

ISBN 7-220-06916-2

I. 地... II. ①梅...②刘...③卞... III. 地狱
—佛教史—研究—日本 IV. B949.3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2966 号

本书的出版,得到原作者梅原猛授权,侵权必究。

本书根据日本集英社 1982 年第九版译出

DIYU DE SIXIANG

地狱的思想

[日] 梅原 猛 著

刘瑞芝 卞立强 译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技术设计
责任印制

汪 澜
文小牛
杨 潮
丁 青 李 进

出版发行
网 址

四川出版集团(成都槐树街2号)
四川人民出版社
<http://www.bookss.com.cn>
<http://www.scrnchs.com>
E-mail: 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
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插 页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(028)86259459 86259455
(028)86259524
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140mm×202mm
7.625
4
138千字
2005年7月第1版
2005年7月第1次
ISBN 7-220-06916-2/B·288
15.00元

■ 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电话:(028)87593466

序 言

《地狱的思想》是我最初一气呵成的新著。前年，我与佛像学者合作撰写了《佛像》这本书。从去年至今年写了两本《对话》，今年年初出版了论文集。然而，一气撰写一部书，却是我的初次尝试。

现在，当我在这里出版初次尝试一气写作的新书之际，我的心因恐惧而颤抖。我的母胎是否还未成熟到能产生一部新写的书呢？或者说，由于学习不够以及出版社的怂恿，我所生下的这个孩子，是不是成了一个月份略为不足的孩子？我的被称为《地狱的思想》这一奇妙之名的孩子，是不是应该在我的胎内再呆上一年或三年，或十年，充分吸收营养之后再出世呢？

我一半同意自己心中的这种反省。然而，我现在写这样的书，是因为我顺从了自己心中以下这种声音。

——你这个懒汉，有许多构思曾在你的心中产生、培育以至消失。现在你所设想的《地狱的思想》，尽管是以勉强的形式出现的，但若不让它出世，那它岂不是又将在你心中某个时期活着，不久又将永远完全消失吗？尽管是一个月份不足的孩子，但只要生下来，就会成为你的孩子。不要暗地里把你的孩子埋葬掉。

再说，“地狱”难道不是你亲近地长期居住的地方吗？在战争中度过青春的你，凝视着那种不久以前确实存在的死亡的人生，不是度过了好几年吗？然而，即使战后已经摆脱了死亡的不安，但你不是对呈现在你眼前的人生的虚妄惊愕地发呆吗？你不是几乎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吗？你屡屡陷入的爱欲和思想的纠葛，不是给你带来了苦恼与绝望，使你产生了对死的憧憬，使你演出了疯狂的喜剧吗？

确实，你比一般人都更高声地笑着，知道从人生中盗取关于喜悦的清醒认识，但在你的内心深处不是存在着地狱吗？如果你是地狱的一个居民，那么地狱的思想不是已在你身上连续酝酿了很长的时间吗？

虽然这样说，但你要在这部《地狱的思想》中叙述的，却不是你的地狱。你在这里是以日本文化论的形式来谈地狱思想的。你是在用你所具有的黑暗之眼来观察日本思想的。而且，这时你所看到的日本思想，带着你

以前从未看到过的新面貌。你要谈的就是这点吧。

确实，在日本思想中还有许多你所没有看到过的东西。而你的认识欲望是期待让你看到所有文献，由你的理性对所有思想作出判断，为所有材料带来一个体系。然而，这需要很长的岁月吧。当你花费许多年月完成这件工作时，恐怕你以后的著作就会像光那样明晰，但你那颗火热的心不就会在其间冷却下来吗？与其让你这颗炽热的燃烧之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冷却下来，还不如现在就用你这颗炽热之心产生出一种思想。把你这颗炽热之心与日本思想史相遇时所孕育的孩子，生下来，怎么样？——

如果心中有声音，那么我现在的中心就回响着这种心声。这也许是我为自我辩解而悄悄制作的心声，然而，现在我却很忠实地顺从着这心中的声音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在于，无论从哪一方面说，我都是一个与其说喜欢怠惰的真理，毋宁说喜欢有勇气的谬误的人。即使这本书在许多方面有谬误，但却叙述了几个以前谁也没有谈到过的真理。

在本书的第一部中，我谈到了地狱思想的系谱，阐明了地狱思想的含义及其在日本思想方面的地位，以及从释迦到亲鸾的思想发展。我认为，还遗漏了许多思想，但基本线索都写到了。

在第二部中，我用这种地狱思想的观点来看日本文学。我写到了《源氏物语》、《平家物语》、世阿弥、近

松、宫泽贤治、太宰治。其中，还窥视了尚无定评的贤治和太宰，而这些作品被认为是日本文学的最高杰作。如果在最高杰作中深深地浸透着地狱思想，其余则不必说了。日本的思想，特别是有关文学与佛教思想的关系，还几乎没有弄清楚。我的这个工作，就好像在黑暗中点起若干光亮之灯吧。然而，已经习惯于黑暗的人恐怕会认为，我所点亮的灯是无用之物吧。

作者简介

梅原 猛 日本当代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、剧作家、文化活动家。1925年出生于日本仙台市。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毕业。历任立命馆大学、国立民族博物馆教授，以及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教授和校长。1989年创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，任第一任所长。此外，还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委员会委员和日本笔会会长等。现为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顾问，京都市立艺术大学以及中国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上海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等。

梅原猛博学多才，在哲学、宗教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和独特的见解，创立了“梅原日本学”和“梅原古代学”学派，曾获得“每日出版文化奖”、“大佛次郎奖”和“大谷竹次郎奖”等。1992年被表彰为“日本文化功劳者”。其著作等身，收入集英社和小学馆出版的40卷《梅原猛著作集》。中国已翻译出版了他的《诸神流窜》、《森林思想》、《人类文明启示录》、《回归哲学》和《劝学篇》（自传）等。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曾上演过他的剧本《吉尔加美什王》

梅原猛对中国极其友好，曾资助中国文物局数亿日元进行长江流域文物考察和发掘，最近又著文驳斥小泉为其参拜靖国神社所发表的种种谬论。

“宗教与世界丛书” 再 序

“宗教与世界丛书”的“总序”，写于1988年。这次老搭档汪瀛要我写篇新序，添些新意。初觉不必，但经他提起旧事，蓦然回首，竟有隔世之感，遂觉有话要说。

七年来，丛书出了20种，从选题到译文，自己都不甚满意。然而各方面均有好评，我想，这不过是因为在宗教领域，学术性的、高品位的、严肃认真的书还是太少，而我们这套书，至少在主观上还是力求符合这三个标准的。这些年来，诸多的困难，小环境的、大环境的、经济上、非经济上的，都捱过来了，如今得到一些从好评产生的支持，我们在心存感谢的同时，更当努力走下去了。我有一条原则，叫做“目标不能认错，里程在所不计”。当然，但愿目标能更准一些，做事能更多一些。

这些年，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，都有人在谈论

“宗教热”，确实有大量现象在引起人们更多地注意宗教问题。我想，这里至少有两点值得思考。第一，在科技日益发达、生活日益便利的现代社会，种种“宗教热”现象提醒我们，人类最深刻最多样最难满足的永恒需求，还是在精神方面，人是不能在物质生活中得到最终的安宁或真正的幸福的。超越自然、超越自我而走向终极的态势或趋向，是文明的动力，是文化的灵魂，也是真正的人的精神。作为终极之人间反映的宗教，正是因此而不衰的。第二，在价值和观念日益多元、诱惑和压力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，种种“伪宗教”（或“准宗教”）问题提醒我们，人类由于自身的认识局限和意志自由，是多么容易认错目标、选错方向、误人害己、酿成灾祸。事实上，使人失足的伪宗教的特征，即自我膨胀和偶像崇拜（崇拜卡里斯马型的个人、团体利益、意识形态、权力地位、金钱肉欲、个人安乐、一己解脱等等并为之献身），其根源正在于把包括自我在内的世间事物，即蒂里希（Paul Tillich）所说的次终极的东西，误当成了终极来崇拜。

面对社会的世俗化和人情的冷淡，宗教热的兴起是自然的；面对宗教的多元化和人世的纷争，冷静地对待宗教热是必需的。这种冷静并不意味着冷淡，因为它要求的是理性和爱心。我相信，理性和爱心不但不违背真宗教的精神，而且有助于造成宽容和开放的心态，从而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安宁和精神生活的提高。

本丛书追求学术性、客观性和包容性，当然是想要促成理性的冷静；至于编者希求宗教之提高和向真之心，则只能借孔夫子一言以自白：“知我者其天乎？”

何 光 沪

1995 年于北京

中译本序

我不懂日文，又没有好好读过梅原猛的著作，本没有资格为此书中译本作序。

但是，译者卞立强教授译出此书，交给我主编的这套丛书，已经很多年了，出版又遇到些周折，不免有歉疚之感。现在能出版，我当然很高兴。我一向佩服卞老师兢兢业业译书的精神，而且他在我访日时的热情，在出书延误时的耐心，还有他整个温文儒雅的形象，都令我难忘。我早该对他说一声道歉，说一句道谢了！

我现在在英国，手边有一大堆欠了多年的文债——从北京逃到伯明翰，就是要图个清静，坐下来还债。不料此书的编辑、老友汪瀾突然发来电邮，说梅原猛的书可以出了，得马上交出一篇序。我只得匆匆提笔——写什么呢？

只要浏览一下这本书的目录，便有一股浓烈的日本

文化气息扑面而来！——“流动在日本思想中的三项原理”、“地狱思想加深了生命的思想”、“地狱与极乐的结合”、“战胜无明的黑暗之光”、“苦恼之鬼”、“从爱欲世界走向清净世界”、“赤裸的人性”、“能的超人的特质”、“怨灵之舞”、“赞美情死之剧”、“血溅中的净土”、“超越修罗世界”、“至死之道”、“富士山与月见草般配”、“从战败到自杀”等等，等等。真是触目而惊心！

对这些东西的感觉，我似乎说不清，就像对“菊与刀”、对《罗生门》。一方面，不可谓不深刻、不可谓不震撼，远非时下一些浅薄或学舌的所谓文学或哲学可以相比。另一方面，我不愿多看，正如对黑泽明的电影，或对能剧的面具，我都不愿多看一样。

我想，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写的是关于“地狱”的思想，而且还因为他即使在理论性的著作中，也表现出了日本文化中很深的一面，而对这一面，我们中国人是相当陌生的，或至少是不大理解也不大喜欢的。

其实，梅原猛是相当国际性的思想家，别的不说，仅就他的书已在中国出版者而言，《人类文明启示录》说的是古代两河流域的大史诗《吉尔伽美什》，《劝学篇》至少标题就让人想起中国的儒家思想，而这一本则有“贯穿日本思想史的佛教世界观”这样的提法。佛教对日本的影响的确很深，而佛教又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，尽管日本佛教十分不同于中国佛教，但日本人并未忘记这一点，这从池田大作经常就这件事说中国是日本的恩人

就可以看出来。梅原在此书中，也在讲了释迦之后，在介绍日本佛教思想家之前，专写一章介绍中国的智顓。

梅原在此书序言中说到自己是个“懒汉”，没有把许多构思写下来；说到自己内心深处有“地狱”；说到害怕自己的热心“冷却下来”，等等。这些都令我深有同感，因为这里有一种人类的普遍性。所以，尽管我很不赞成他的一些说法，例如孩子（比喻其思想）“只要生下来就会成为你的孩子”（假如知道是错误的思想，就不应“生下来”，因为比如种族主义思想作为学术发表之后，曾帮助屠杀了千百万人！），又如“与其说喜欢怠惰的真理，毋宁说喜欢有勇气的谬误”（“有勇气”的真理，不更好吗？）之类说法，但是我一下子就觉得更加理解他，至少在具有共同人性这一点上就与他更加接近了。

这令我想起两次访日的两个最深的感受。一次是在东京一个公园门口等候同事，因约见的地址不准确，等了近两个小时。长时间无所事事地观看进出公园的人——有焦急得不断看手表的约会者，有远远看见祖父就欢声大叫的小孩，有终于等来了同学而又笑又跳的姑娘……我深深感到，“他们”与“我们”一样，都是人，都有人的一切情感。还有一次也是在东京，学术会议结束之后，日本的教授们约请中国的教授们到一家酒馆小酌，二十来人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席地而坐，只穿着袜子的几十只脚相触相擦，高谈阔论、欢声笑语，日本教授们的西装和领带一件又一件地抛开，七十度鞠躬的严肃面

目没有了踪影……我又一次深深感到，“我们”都是人，最深之处不是异而是同。至少，不论为什么理由，我们都永远不该再打仗！

其实，就我个人的情趣而言，我喜欢俄国文学、英国文学、法国文学，真的不大欣赏日本文学（本书提到的日本作家，我一个也没有读过，年轻时读《源氏物语》，读了几页就读不下去了）；我喜欢西洋画，却不喜欢日本“和绘”（只觉得东山魁夷的画很好，但那似非和绘）；我喜欢俄罗斯民歌、乌克兰民歌、意大利民歌、德国民歌、英格兰民歌、苏格兰民歌、爱尔兰民歌，也会唱一些，却不喜欢日本民歌，连一首也不会唱（即使朋友之间都很熟悉的“拉网小调”，我因为不喜欢，听了多遍也不会！）……我的情趣与日本文化距离之远，几乎同我现在与日本的地理距离一样——我在欧亚大陆的最西头再往外，而它在最东头再往外！

但是，看到近些年来两国人民从友好交往到渐行渐远，看到一些人对对方的文化——文化也就是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——毫无认识毫无理解，再看到西欧、甚至整个欧洲的各国人民，在彼此的差异、对立、甚至历史仇恨远甚于中日两国若干倍的“洲情”下而日益友好、日益联合，甚至放弃自己的货币、开放自己的边界……我不能不痛感：我们为什么不能向欧洲人学习，为什么不能“以人为鉴”，“以邻为鉴”呢？

看到这种情况，我自然会想到，认识和理解日本文

化，对我们也许具有特殊的重要性。

中日两国人民只有真正认识和理解了对方的文化和传统，才能真正实践其中共有的“生命的思想”和“菩萨行的精神”。进一步说，在这个各族各国相互依存的时代，不光是两国共有的佛教，还有影响了两国文化的儒教和影响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基督教，都可以为人类提供和平共处和友好互助的思想资源，因为，正如梅原猛提到释迦的一生是“献给智与爱的一生”，孔子和耶稣也是如此。这些宗教在人间所倡导的，都是正义、仁爱与和平的“大同世界”。

何光沪

2005年4月30日

于英国伯明翰 UCA

目 录

序 言	(1)
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部 地狱思想

第一章 什么是地狱	(3)
地狱果真消失了吗	(3)
原始佛教的厌世观	(5)
大乘佛教中的生命赞歌	(9)
地狱的思想加深了生命的思想	(21)
第二章 对苦与欲望的哲学考察(释迦)	(23)
被遗忘的释迦的真实	(23)
献给智与爱的一生	(27)
存在产生的四种苦	(29)
使心灵破碎的四种苦	(33)
三种欲望与拯救的方法	(35)